



金国演义

完颜阿骨打

◆ 第一部

◎ 傅晓伟 著

全景式展示金朝奇迹般崛起历程
艺术地再现开国大帝完颜阿骨打的形象
开疆拓土 灭辽征宋
一代天骄 基业不凡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金国演义

第一部

◎ 傅晓伟 著

打阿颜完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完颜阿骨打/傅晓伟著. —哈尔滨: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2004.11
(金国演义)

ISBN 7-207-06398-9

I.完… II.傅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13433 号

责任编辑:魏杰恒 张 鸣

装帧设计:李 梅

封面题签:宋 雷

金国演义(第一部)

完颜阿骨打

傅晓伟 著

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(150008)

网 址 www.longpress.com E-mail hljrmcbs@yeah.net

印 刷 牡丹江邮电印刷厂

开 本 850×1168毫米 1/32·印张 13.8·插页 1

字 数 300千字

版 次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207-06398-9/I·850

定价:19.80元

(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,印刷厂负责调换)

本书法律顾问:黑龙江红旗律师事务所

任璞军
崔世莲

让我欣赏的不只是雄心 (代序)

冯建福

近几年,伴随作家队伍的本土化,写黑龙江的作家多了起来。这其中金源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尤其多,有满汝毅先生的《金辽宋三国演义》;刘文生先生的《五国城》;尚志发先生的《狼城》;孙利女士的《绝代双骄长恨歌》等,说明作家们的本土意识正在觉醒,也说明黑龙江历史文化中确实蕴藏着丰富的文学创作资源。

当作家们把文学笔触前伸到历史中去探求幽远生活的时候,不能说他(她)们没有想到,自己的创作将丰富黑龙江省乃至中国当代文学,具有展示黑龙江历史文化和中华文化的意义。他(她)们所以不约而同地对同类题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,当然是创作规律使然。作家们是在写自己熟悉的或者最能够把握的生活时,体现出所谓形而上的责任和使命。

这不,又一本同类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《完颜阿骨打》就要出版了。作者傅晓伟让我有些吃惊:一是我与他接触较多,从未听他说过此事,怎么就写起历史小说来呢?二是他已于

完
颜
阿
骨
打

别人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作品初稿,而且出手不凡!这又是说说就可以办得到的吗?

据他讲,由于家乡民间传说的熏陶,他年纪很小就在内心深处埋下了对金文化好奇的种子,等待着有朝一日能够萌发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,他的好奇心终于转化为一种文化自觉。为了让更多的普通人能够了解尘封近千年的辉煌的金代历史,他痛下决心,“写一部通俗易懂、赏心悦目的《金国演义》,献给广大读者”。当然,他必须为此付出。他的准备工作是漫长而艰苦的。从1993年到2000年,他用了七年时间,行程数万里,先后到阿城金上京旧址、牡丹江、鸡西、吉林、内蒙古、辽宁、杭州、开封、山西和北京等地进行实地考察,同时研读了《金史》、《宋史》、《辽史》、《金帝后妃全传》、《大金集礼》、《大金国志》、《金文最》、《契丹族文化史》、《宋东京考》、《全金元词》、《金史论稿》、《女真国俗》、《女真史》、《金朝史》、《金源故都》、《金代黑龙江略》、《中国皇帝全传》和《中国历代后妃大观》等历史文献资料。直到他认为时机成熟了,才坐在电脑前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文字写作过程。就这样,作为《金国演义》第一部《完颜阿骨打》终于得以完成。

十年磨一剑,诚心可鉴。作者傅晓伟要“带领广大读者走近赫赫女真、煌煌金朝”的夙愿正在付诸实现!

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,我国的历史是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。在社会历史的进程中,社会基本矛盾有时会表现为民族矛盾,而各民族中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,都可以充当历史进步的动力。正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上的大中华民族观,冲破了以往以“汉民族为正

统”的狭隘民族观,这是包括傅晓伟在内的前述所有作者的共同之处。不可否认,这又是只有在政治昌明时代才会产生的进步学术思想。

看来傅晓伟是要“演义”大金国的“正史”的。他的异人之处在于,不是仅仅选取金国历史的片断或某些人物、事件,也不是把金国历史作为辅线,而是要以全方位视角关照并进行正面描写,纵横半个世纪之久,其选材宏阔,历史含量之大可想而知。这种在历史小说写作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敢为人先、为人民大众而创作的、脚踏实地的创作思想和精神值得赞赏!

今年八月,我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不久,接到傅晓伟写来的一封信,要求我为他的长篇小说写篇序言,经过并不充分的酝酿,我怀着惊喜的心情,写出了上面的话。权作是一篇序言吧!

2004年10月。

完
賴
阿
骨
打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一 | 逢乱世黑水腾蛟龙 | 遭劫难贵子救阿玛/1 |
| 二 | 奇男儿射箭惊辽使 | 新郎官作乐销春魂/18 |
| 三 | 以强凌弱契丹打女真 | 离寨进山病汉躲灾星/28 |
| 四 | 爱英雄美女献青春 | 怜香玉铁汉生恋情/39 |
| 五 | 烧敌营勇士跳悬崖 | 访情郎延寿走金水/53 |
| 六 | 尊父命贤儿使辽国 | 斩麻产族魂封祥稳/67 |
| 七 | 迎凶险挚友陪良朋 | 玩双陆猛男挫奸臣/79 |
| 八 | 贪美色辽使亡命 | 解民灾仁主施恩/91 |
| 九 | 护尊严鞑汉拒舞头鱼宴 | 除逆酋辽主追杀阿骨打/103 |
| 十 | 救困龙双凤显神通 | 劝少主谷神说利害/114 |
| 十一 | 听良言阿骨打备战 | 救兄长吴乞买献艺/128 |
| 十二 | 承大位新官震辽使 | 定伐辽女真修工事/140 |
| 十三 | 反欺压阿骨打宣战 | 投明主校书郎赴金/150 |
| 十四 | 闻战事红颜阻刀兵 | 念大义豪杰舍私情/163 |
| 十五 | 涑流水兴师伐辽 | 宁江州首战告捷/178 |
| 十六 | 军师出谋雪夜拔寨飞铁骑 | 都帅挥师风晨大战出河店/189 |
| 十七 | 天祚帝大意失城池 | 阿骨打开疆建金国/202 |
| 十八 | 金太祖勇涉混同江 | 女真军力夺黄龙府/216 |
| 十九 | 辽帝御驾亲征灭金国 | 延寿铤而走险救爱人/227 |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二 十 | 以少胜多太祖逞神威 | 挡道拦军烈女斥金主/240 |
| 二十一 | 克东京谷神出奇谋 | 追穷寇大臭立新功/256 |
| 二十二 | 选贤任能太祖封官 | 安邦定国杨朴献策/269 |
| 二十三 | 习《朝纲》君臣齐努力 | 颁《字书》金国开新史/284 |
| 二十四 | 欲正名太祖借机压辽廷 | 惜江山贤妃舍命劝昏君/296 |
| 二十五 | 服英主宋臣赋赞诗 | 游上京太祖萌新志/306 |
| 二十六 | 驾鹤去撒改留芳名 | 引香来杨朴展雄才/319 |
| 二十七 | 选佳丽宗干赴东京 | 逃性命余睹投金国/331 |
| 二十八 | 收降将太祖赏新臣 | 惩贪官明主灭近亲/345 |
| 二十九 | 辽阳府太祖遇情人 | 会宁州皇妃救疯女/360 |
| 三 十 | 感圣恩神医往金国 | 追亡子飞花逐水流/376 |
| 三十一 | 押战果太子返皇都 | 抓良机宗翰取西京/391 |
| 三十二 | 躲追捕天祚仓皇弃寿宴 | 破新辽太祖轻松克燕京/405 |
| 三十三 | 端辽营宗望获国玺 | 定乾坤巨龙归仙池/418 |

后 记 /434

完顏阿骨打

逢乱世黑水腾蛟龙 遭劫难贵子救阿玛

辽咸雍四年(公元1068年)夏,塞外北疆,峰峦起伏,叠青泻翠,百川汇集,沃野千里,美丽的安出虎水(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阿什河),白亮耀眼,如仙女挥舞的玉带,飘洒如画。几十间泥草房和牛皮帐,无序地散落在西岸的平原上。这就是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游牧民族、生女真人完颜部落小村寨。村寨的四周,有许多高矮不一的横木围栏,围栏里有马有牛还有羊。

七月初一,清晨,碧空如洗,沃野喷芳,布谷鸟奏着欢快的晨曲,银光闪闪的安出虎水,渔舟点点;各种各样的水鸟,在河面上空飞舞盘旋,不时地俯冲下去,扎入水中,叼起一条摇头摆尾的活鱼,带着收获的喜悦向远方飞去。

都孛堇(生女真族联盟部落首领)劬里钵的毡帐内。女主

完顏阿骨打

人大腹便便的纳懒氏,被一阵紧似一阵的腹痛折腾得坐卧不宁,那张美丽的脸直冒虚汗。她实在挺不住了,便双手捂着肚子对正在淘米的中年女奴道:“奈刺,我八成快要临盆(要生孩子)了,你快去把老牛婆(接生婆)找来。”

奈刺放下木盆,双手在衣襟上抹了两把,掀帘出了毡帐。她一溜小跑来到一户低矮的泥房门前,使劲地敲门大喊道:“师姑儿! 师姑儿! 你快开门呵!”

奈刺敲了半天门,一个声音沙哑的女人在里面问道:“谁呀?”

奈刺答道:“是我! 奈刺。师姑儿,都孛莩的萨纳罕(妻子)要猫下(要生孩子)了,你快过去接生吧。”

师姑爽快地应道:“唉,我这就来。”

不一会,随着“吱呀”一声响,柴门推开,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妇女走出来,她跑到房山一侧蹲下,边撒尿边问:“啥时候觉的病?”

奈刺答道:“不大功夫。”

师姑儿撒完了尿,站起身,系上裤子,理了理散乱花白的头发,便跟着奈刺去了劦里钵的家。两人进屋时,纳懒氏已是疼痛难忍了。她躺在炕上,不断发出撕肝裂胆的哀号:“啊——疼死我了! 啊——”

接生多年、经验丰富的“老牛婆”(接生婆),望着这从未见过的难产,心里又急又怕,各种招数都用尽了,实在没法,便对身边不知所措的女奴道:“奈刺,你快快去,把大萨满叫来吧。”

奈刺答应着，慌忙跑出帐。她来到一户大毡帐前，刚要掀帘进去，一个四十多岁的白脸汉子出来与她撞了个满怀。奈刺“哎哟”一声，险些被撞倒。这个身着奇装异服的白脸汉子，正是奈刺要找的大萨满。

大萨满身穿兽皮缝制的对襟长袍，长袍从领口到下摆钉着两排大铜扣，前胸扣着一个如圆盘大小的护心铜镜，长袍前片和左右下摆刺着日月、树木、花草、飞鸟、鹿和蛇等动物的彩色图案，兽皮飘带上还钉着几十个大小不一的铃铛。在女真人眼里，大萨满是能与鬼神相互交流的使者，他可以驱邪治病，无所不能。这种以说唱加舞蹈的文化现象，一直流传至今，在东北民间被称之为“跳大神儿”。

奈刺筋着鼻子望着大萨满焦急地说：“大萨满，都李董家的孩子生不出来了，你快去救救她吧。”

大萨满问道：“你是说纳懒氏呀。”

奈刺点头道：“嗯呐。”

大萨满听了点头道：“原来有大贵之人要下凡了。”他说着，便跟奈刺向劦里钵家跑去。兽皮飘带上的铃铛发出一串“哗哗”的响声。

大萨满进帐后，走到接生婆面前问道：“咋样儿了？”

接生婆一见到大萨满，像见到救星一样，焦急地说：“萨满，你快施法术、帮咱女主人把孩子生下来吧，再不生下来，就出人命了。”

大萨满望了一眼累得奄奄一息的纳懒氏，便穿鞋上了炕，开始施法“跳大神”。他上炕后拉开架式，对着躺在炕上的纳懒氏舞动神鼓，扭动腰肢，很快达到了忘我的状态，神鼓和腰

完
賴
阿
骨
打

铃发出急如骤雨的“咚咚……哗哗……”响声。他闭着双眼，伴着鼓声边跳边说边唱：“天神地神及诸神，我家李董要生人，诸位大神来相助呵，贵子早早临了盆……”

大萨满的一通击鼓说唱，大概使产妇腹中的胎儿受到了刺激，又活跃起来，奄奄一息的纳懒氏又腹痛难忍，摇头摆臀地哀号起来：“唉——啊——疼死我啦——我不行啦——唉——”

接生婆赶紧上前看纳懒氏的下身，不由惊喜地说道：“来了，露头了！女主人，你再使点劲儿！”

大萨满听了，更加地用力地狂跳击鼓“咚咚——哗哗——”

“嘎啦——嘎啦——”女人的哀号被新生婴儿响亮的啼叫声所代替。

接生婆长出一口气，高兴地说：“生了——又是个大贝子（大胖儿子）！你这十几个月没白怀。”她说把婴儿放到炕上一个盛满水的大木盆里，一通洗。洗过后，把孩子拎出来，抓过纳懒氏身旁的一块布给孩子擦了擦，放到纳懒氏的怀里（传说，这时，安出虎水翻腾如沸、鱼虾跃出水面，大地上百兽舞蹈，空中百鸟齐鸣，安出虎水之侧聚集了上百只野鹿，头朝西，前足人立，叩首嘶鸣。一朵五彩祥云，由劦里钵家的帐顶渐渐升高）。

精疲力竭、大汗淋漓的纳懒氏望了一眼新生儿，幸福地笑了。

大萨满望着新生儿赞叹不已地说道：“这孩子一定不是凡人，将来定有……”他的话还没说完，便闻帐外一阵大乱：

“不好啦！契丹人进寨了——”

外面的话音未落，一只熊熊燃烧的火把从窗口扔进来，正落在炕上纳懒氏的身边。

纳懒氏“呵”的一声尖叫，一跃而起，本能地把孩子抱起来，顾不得羞耻，光着身子下了炕。

女奴奈刺赶忙上前，从炕上扯过一个布单子给女主人披上，扶着她往外跑。走出帐后，见一队契丹人闯入马圈，掠夺牛马，惊得鸡飞狗叫，哭喊声和嘶杀声响成一片。

接生婆见此，闭上双目，祈求神灵保佑。

这时，一个独眼契丹人飞马而来，挥起大刀将老牛婆的人头砍掉，立时血喷如注，身首两地的老牛婆“扑哧”一声倒在地上。

腰缠着布单的纳懒氏抱着孩子，在女奴奈刺的搀扶下慌忙逃避，她的下身不住地流血，染红了雪白的双腿。

“独眼契丹”见了，淫邪地大笑道：“好白的身子……”他说着下马向纳懒氏奔过来，伸手去夺她怀里的孩子。

纳懒氏边发疯似的护着怀里的孩子边哭喊道：“不要——”

“独眼契丹”奸笑着上前，一把将孩子夺在手中，纳懒氏被拽倒在地。她爬行到“独眼契丹”的脚下，死死地抱着他的一条腿哭喊道：“把贝子给我！”

“独眼契丹”一手拎着婴儿的腿，一手提着刀拖着纳懒氏走了几步。

纳懒氏抱着他的腿死死不放。

“独眼契丹”气急了，挥刀向她的胳膊砍去。纳懒氏“呵

完
顏
阿
骨
打

——”的一声尖叫，撒开了双手。“独眼契丹”拔出腿，随手将孩子抛向空中……

女奴奈刺被“独眼契丹”的野兽行为吓傻了，眼瞅着婴儿像个肉蛋似的不断下沉，只顾跺脚哭喊：“完啦，主人的贝子完啦！”

那个扔孩子的“独眼契丹”，望着即将落地摔死的孩子哈哈大笑。

让奈刺和“独眼契丹”想不到的是，就在婴儿即将落地的一刹那，一道黑光闪过，一个青衣道士凌空飞来，一个海底捞月，将孩子稳稳地接在手里。

女奴奈刺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，她使劲眨了眨眼睛，见道士一手拿着拂尘，一手抱着孩子，怒视着“独眼契丹”骂道：“契丹人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还不快滚！”

“独眼契丹”见此，大惊失色，飞身上马。与赶着马、牵着人的大队人马离开了寨子。

颇刺淑与阿里合懋飞马赶来。他们到纳懒氏的身旁双双下马。见纳懒氏昏死在地上。

颇刺淑大喊道：“二嫂！你醒醒！”

女奴奈刺蹲下身，拉过布单给纳懒氏盖上下身，边按人中边大喊道：“女主人，你醒醒！你醒醒呵！咱贝子让大仙给救回来了……”

纳懒氏终于苏醒过来，慢慢睁开美丽的大眼睛，忍受着痛苦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贝儿，我的贝儿在哪儿？”

道士抱着孩子来到纳懒氏的跟前，把孩子递向她道：“女居士，休要惊慌，少要害怕，你的贵子安然无恙。”

纳懒氏用那条好胳膊拄着身子坐起来，奈刺将她扶住，纳懒氏伸出单臂接过孩子，紧紧地抱在怀里流着眼泪道：“我的贝儿，你没事儿吧？吓死阿娘了。”

阿里合懋用手背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污道：“三弟，咱们快给二嫂找个好帐安歇吧。”

颇刺淑点点头道：“嗯呐。”

道士望着纳懒氏流血的胳膊道：“居士，我这有刀口药，你们快给她浮上。”他说着从怀里取出一个小葫芦，递给奈刺。

奈刺接过药，从纳懒氏的腰间撕下一块布条子，先给纳懒氏敷上药，然后包扎好道：“女主人，把贝给我，咱们找个帐安歇吧，省得受风。”

纳懒氏点点头，把孩子递给奈刺。

几个人把纳懒氏扶起来，由颇刺淑背着送到没有烧损的辞不失家，在辞不失媳妇的帮助下，把纳懒氏安顿躺下。

这时，村寨口又响起了狂奔的马蹄声。

有人大喊道：“都李莖回来啦！”

阿里合懋望了一眼颇刺淑道：“看样子真是二哥回来了。”

颇刺淑愧疚地说道：“咱们没能护好寨子，真没脸见二哥呀。”

纳懒氏有气无力地说道：“这哪能怪你们，他们来了那么多人，咋能敌得了呵。”

阿里合懋感激地说：“多谢二嫂体谅。走，咱们迎迎二哥去吧。”他说着，两人转身出帐。

村寨里，护寨的村民死伤大半，土街上尸横血染，许多毡

完顏阿骨打

帐和房子还在冒着烟火。

身材魁伟、面如紫铜的女真大汉劬里钵骑着枣红马，率本部人马站在那里，望着一片狼藉的村寨，皱着眉头，在马上兜了一圈。

一个上了年岁的老太太从一个尸体旁站起身，来到劬里钵的马前哭诉道：“都孛堇，我的贝子死了，家里的两个丫头都让契丹鬼子抢走了，马也都给他们抢光了。”

劬里钵在马上好言劝慰道：“大娘，你不要难过，这个仇咱们早晚要报。你知道颇刺淑他们上哪儿去了？”

老太太摇了摇头道：“那会儿我见他们与契丹人拼杀来着，这会儿不知去哪儿了。”

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走出来哭着道：“都孛堇，你萨那罕（媳妇）猫下了。我阿娘去接生让契丹人给杀了。”

劬里钵吃惊地问道：“你阿娘让契丹人杀了？”

一个白胡子老头颤巍巍地接着道：“可不是吗。还在你家帐前躺着呢。”

劬里钵听了赶紧下马，拉着小男孩道：“你别哭，打今儿个起，你就在我家吃住。呵？”

小男孩流着泪点了点头。

这时，满脸血污的颇刺淑跑过来哭着道：“二哥！你可回来啦！契丹人又把咱们寨给洗了。小弟无能，没有保护好村寨，二嫂也让契丹人给砍坏了。”

劬里钵身旁的爱将欢都听了，气愤地大骂道：“狗日的契丹！真是欺人太甚！我去同他们拼了！”

劬里钵赶忙伸手拦住道：“兄弟息怒，眼下咱们还惹不起

他们。”说到这儿，他回头问颇刺淑道：“你二嫂在哪儿？”

颇刺淑用手抹了一把眼泪答道：“在五弟家……”

劬里钵一听焦急地说：“走，咱们去看看。”他说罢与欢都、颇刺淑和阿里合懋等人一起大步流星地向辞不失家走去。

不一会儿，四人就来到了辞不失家的帐前，劬里钵在前掀帘进帐。

躺在炕上的纳懒氏，一见丈夫，忍不住哭将起来：“爱根（丈夫）——”

劬里钵三步并作两步走到炕前，蹲下身望着纳懒氏心疼地问道：“萨那罕，你咋样？”

脸色惨白的纳懒氏忍受着异常的痛苦流着泪道：“疼死我了，咱贝子差点没让契丹鬼子摔死，多亏一个老道相救。”

劬里钵问：“哪儿来的老道？”

颇刺淑在一旁答道：“就是太虚洞新来的那个万吉道长。”

劬里钵听了感激地说道：“过些日子，咱们专程去面谢万吉道长。”他说着俯身看纳懒氏身旁的婴儿。他竟安然地睡着了，不由赞道：“我这贝子真是个临危不惧的女真好汉。”

欢都笑着道：“那二哥就给咱这条好汉侄子起个好名儿吧。”

劬里钵想了一想道：“就叫阿骨打吧。”

光阴似箭，一转眼就是十一年过去了。这年夏天的午后，骄阳似火，暑气如蒸，完颜部落村寨边上的一棵大榆树下，几个老头和妇女在纳凉聊天。一只大黄狗搭拉着长舌头，与人一道趴在树荫下纳凉。不远处，一头老母猪领着十来头猪娃

完
顏
阿
骨
打